

中国经典名篇名句鉴赏文库

中国散文名篇鉴赏

第三册

天人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宋金元散文名篇

苏 辙

苏辙，字子由，苏轼之弟。生于公元1039年，卒于公元1112年。嘉祐时与轼同登进士科。王安石变法时，他和苏轼一起反对新法，力言其不便于民，遂出为河南推官。宋哲宗时，“旧党”执政，召为右司谏。他力主废弃新法，累迁御史中丞，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后因事件哲宗及元丰诸臣，累贬官，徙许州。徽宗时复官大中大夫致仕。曾筑室于许（今河南许昌），自号颍滨遗老。他的诗文深受苏轼影响，风格也相近，与父洵、兄轼齐名，并称“三苏”。著有《栞城集》。

上枢密韩太尉书

太尉执事：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①。”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②。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③，故其文疏荡^④，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⑤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汨没^⑤，故决然舍去，求天下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⑥，恣观终南、嵩、华之高^⑦；北顾黄河之奔流^⑧，慨然想见古之豪杰^⑨。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⑩，与仓廩、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⑪，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⑫，听其议论之宏辨，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⑬，而后知天下

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子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④；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⑤。而辙也未之见焉。

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

辙年少，未能习吏事^⑥。向之来^⑦，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⑧，使得优游数年之间，将以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太尉以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注释〕①浩然之气：博大刚正的精神气质。语出《孟子·公孙丑上》。

②称(chèn)：相称。 ③“太史公”三句：太史公，指司马迁。燕、赵：战国时的两个诸侯国。燕在今北京市和河北省一带。赵在今河北省和山西省一带。

④疏荡：疏朗畅达而又跌宕有势。 ⑤汨(gù)没：埋没消沉。 ⑥秦、汉之古都：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汉都长安(今西安市)，东汉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市)。 ⑦终南：即终南山。嵩：嵩山，在河南登封县东北，为五岳之中岳。华：华山，在陕西华阴县南，为五岳之西岳。 ⑧北顾黄河之奔流：苏辙从四川出发，经终南、华山、嵩山，赴开封应试，而黄河正在北面，所以说“北顾黄河之奔流”。 ⑨慨然：十分激动的样子。 ⑩官阙：宫殿。阙，官门外的望楼。 ⑪仓廩(lǐn)：粮仓。府库：储存财物的库房。城池，城指城墙；池，指护城河。苑囿(yuàn yòu)：古代帝王种植花木和畜养禽兽的园林。 ⑫翰林欧阳公：指欧阳修。他于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任翰林学士。嘉祐二年，苏辙考取进士时，欧阳修是主考官。 ⑬门人贤士大夫：指曾巩、梅尧臣、苏舜钦等。门人，门生。 ⑭四夷：古代指边境各少数民族。惮(dàn)：畏惧。发：发动叛乱。 ⑮方叔：周宣王时大臣，受命征伐荆蛮、獫狁有功。召虎：即周宣王时贵族召穆公，曾奉命平定两淮地区的骚乱。 ⑯吏事：做官的行政事务。 ⑰向：以前，从前。 ⑱赐归待选：苏辙在中进士之后，又参加

制科考试,由于直言当时政事的弊端,被列为下等,授商州军的推官,他嫌位卑官小,辞职不去。“赐归待选”是委婉的措辞。

[鉴赏]宋仁宗嘉祐二年(1067),十九岁的苏辙与其兄苏轼一起考中进士,随即写了这封信给韩琦。苏辙写此信的目的虽然只是想拜谒韩琦,可内容却迂回婉曲,摆脱了一般干谒文章直接歌颂甚至奉承所见之人的格调,写得潇洒疏荡而有奇气,成为其散文中的传世名篇。

文章开头与众不同,撇开拜见本意畅谈文必养气,并以孟轲养气以充其文,司马迁周游以养其气二例为证,说明养气对文人写文章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对古文气说内涵的解释中,苏辙看重司马迁借周游开阔阅历与视野来提高文气的做法,所以下面紧随上文,在第二段写自己为作文养气而登览交游。在文中历述游览奇闻壮观之举,“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所有这一切都使作者眼界大开,并且自然由观物转到拜访名人上来,于是写见欧阳公而叹服“天下之文章聚乎此”。行文至此,对韩琦的拜访自然进入文章,所以作者以四贤比韩琦的才略威望,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些都是婉转曲折中不知不觉完成的,吴楚材评价说:“意只是欲求见太尉,以尽天下之大观,以激发其气志,却以得见欧阳公,引起求见太尉;以历见名山大川京华人物,引起得见欧阳公;以作文养气,引起历见名山大川京华人物。注意在此,而立意在彼,绝妙奇文。”(《古文观止》卷十一)一语道出本文以客陪主的写作特色。第三段,以反诘句开头,提出为学必须“志其大”,再用“于山”,“于水”,“于人”三句,陪衬烘托出以未见韩琦为憾事。“犹以为未见太尉”一句,将前文汪洋之势一齐收卷,从而转入对“愿得观贤人之光耀”本意的论述,而“尽天下之大观”则与前文“求天下奇闻壮观”遥相呼应,周严细密。最后一段申明求见韩琦的目的,文章虽没径直说出,但却以先说自己年少不通吏事,引出来京考取进士的目的“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再由赐归待选,说到自己“益治其文”,“且学为政”,点出自己追求的并非是官位、名声,而是要精进学业,交的名士,以增加自己的见闻,文势几经跌宕,最后以请韩琦“辱教之”收结,点明求见目的。

该文虽为拜谒文章,作者却写得不卑不亢,极有分寸,显示出自己不同一般的志向。全文采用迂回入题的手法,先以作文养气为开始,然后写自己以游览天下名山大川,结交天下名士来养气,太尉乃名流之士,理所应当拜见,最后在文章末尾点明求见之意。文章在论述的过程中层层递进,步步转折,

汪洋洒脱，奇思壮采，至始至终都洋溢着少年人秀杰英锐之气，清代储欣以“疏荡有奇气”评价苏辙此文，可谓正中肯綮，此文也因此成为苏辙的代表作之一。

黄州快哉亭记

江出西陵^①，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②，南合湘、沅^③，北合汉、沔^④，其势益张^⑤。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⑥，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⑦，谪居齐安^⑧，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⑨。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合^⑩，涛澜汹涌，风云开阖^⑪。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⑫，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⑬，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⑭，冈陵起伏，草木行列^⑮，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⑯，故城之墟^⑰，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⑱，周瑜、陆逊之所驰骛^⑲，其风流遗迹^⑳，亦足以称快世俗。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㉑，有风飒然至者，王披襟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㉒？”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讽焉。夫风无雄雌之异^㉓，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㉔！

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㉕？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㉖？今张君不以谪为患，收会稽之余^㉗，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㉘，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云^㉙，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

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⑩。乌睹其为快也^⑪！

〔注释〕①江：长江。西陵：西陵峡，长江三峡之一。②奔放：指江流奔腾迅疾。肆大：水势浩大无阻。肆，展开。③湘、沅：湖南境内的湘水、沅水，北流经洞庭湖注入长江。④汉、沔(miǎn)：即汉水、沔水。汉水上源为沔水，出陕西南部，至汉中，经武汉注入长江。⑤张：大。⑥浸灌：浸透灌注。这里是说水势的奔腾澎湃。⑦清河：郡名，治所在今河北省清河县。宋代为贝州地。张梦得：苏轼在黄州的朋友。⑧齐安：即黄州。⑨胜：胜景。⑩东西一舍：“合”字疑误，据《栎城集》应为“舍”。古时以三十里为一舍。⑪风云开阖(hé)：指天气的晴朗和阴晦。阖，关闭，聚拢。⑫倏(shū)忽：非常快的样子。⑬玩：观赏。之：它，指“江流之胜”。几席：座位。几，几案，即桌子；席，坐席。⑭武昌：今湖北鄂城县。⑮行(háng)列：用作动词，即成行成列。⑯长洲：泛指长江中成形的沙洲。⑰故城：指隋以前的黄州城。墟：旧址，遗址。⑱曹孟德：曹操，字孟德。孙仲谋：孙权，字仲谋。睥睨(bì nì)：斜着眼睛看的样子，意即窥伺时机以夺取。也作“倨倪”。⑲周瑜(175年~210年)：孙权的名将。208年率吴军大破曹操于赤壁，后病逝。陆逊(183年~245年)：三国时吴的大将，官至吴国丞相。驰骋(wù)：在战场上驰骋。⑳风流：《栎城集》作“流风”。㉑楚襄王：即楚顷襄王(公元前298~公元前262年)，楚怀王的儿子。宋玉、景差：两人都是战国时楚国的大夫，都以善写辞赋著称。兰台之宫：楚国的一所官苑，旧址在今湖北省钟祥县境。㉒“快哉此风”：见宋玉的《风赋》。㉓变：变异，不同。㉔与(yù)：参与。㉕病：忧愁，怨恨。㉖物：外物，指环境、遭遇等。适：往。㉗收会(kuài)稽之余：《栎城集》作“窃会计之余功。”会稽，即会计，指征收钱粮之类的公务。稽，通“计”。㉘将：即令。蓬户瓮牖(yǒu)：蓬户，用蓬草编的门；瓮牖，用破坛子做的窗户。㉙挹(yì)：拉，牵引。西山：在今湖北鄂城县西。㉚骚人：诗人，此指失意的文人。思士：这里指心怀忧思的人，即不得意的士大夫。胜(shēng)：经得起。㉛乌：何，哪里。

〔鉴赏〕本文作于1083年，当时苏辙和苏轼等人因不支持王安石新法而遭到排斥。苏轼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苏辙被贬到筠州任监盐酒税的

官。苏轼好友张梦得恰好也被贬黄州，共同的遭遇使张苏关系十分密切，张梦得在其住所西南筑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苏轼题名“快哉亭”，苏辙作此文以记之。

文章可分为三段，开头一段作者由远及近慢镜头推移，借浩荡的长江水奔流而下直冲赤壁将所处的快哉亭推入读者眼中，又由亭及人，引出筑亭的张梦得，随后简略交代筑亭缘起，筑亭、名亭之人，点出所记之物“快哉亭”。第三段，紧承上文解释亭何以取名为“快哉”，作者写出登快哉亭所见之景，以一“盖”字领起，写出登亭观江所见，“涛澜汹涌，风云开阖”，这种“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之景给心情抑郁的作者以释然之感。不仅如此，登临此亭更可以在临江览胜之快的同时凭吊历史遗迹，在这“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的地方自然会联想起三国赤壁之战，其“流风遗迹”令人逸兴遄飞，“足以称快世俗”。至此亭名“快哉”之因已写尽无余，“快哉”之情也抒发得淋漓尽致。若文章就此结束亦不失为一篇写景抒情之作，但作者并不单纯为写景而写景，写景更主要的是为了抒怀，于是下文作者选取宋玉《风赋》中的典故来证明“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的人生哲理，进而在下文的论述中赞扬了张梦得“不以物伤性”，即“不以谪为患”的精神，从而使行文由历史回到文章本身，与首段呼应。需注意的是作者在文中所说的这一精神既是对张的赞扬，也是作者自道和自勉，是逆境之中有志之士的心灵共鸣，这正是文章主旨所在。

苏轼评苏辙为文：“其文如其为人，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致，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本文集中体现了这一点。首先，作者采用先叙事，次写景，末议论的手法，行文中将这三种方式紧密结合，以“快”贯穿，在直接叙述之中别有一种俯仰顿挫、一唱三叹之味。如第三段，作者缘景抒情，在景色衬托中就“快哉”抒发议论，畅快淋漓，在写景中寓情于景，使文章更为生动。全文语言精炼，音韵铿锵，句法整齐而富于变化，句式有长有短，描写长江水流及快哉亭所见景色的句子中四字句为多数，这样在短小精悍的句子中蕴含了丰富的内容。文章于议论中运用对比手法，如第三段赞扬了孤苦之境中忘情山水，自求安适的张梦得，同时也是作者自我安慰，这突出了全文中心：超然物外，自求安适，以求得快意。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此文确为苏辙集中最有文学意味的杂记之一。

东 轩 记

余既以罪谪监筠州^①盐酒税，未至，大雨，筠水泛滥，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俯江之漕，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处，乃告于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怜其无归也，许之。岁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补其圯缺，辟听事堂之东为轩，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然盐酒税旧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适皆罢去，事委于一。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莫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终不能安于所谓东轩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

余昔少年读书，窃尝怪颜子^②以簞食瓢饮，居于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私以为虽不欲仕，然抱关击柝^③尚可自养，而不害于学，何至困辱贫窶自苦如此？及来筠州，勤劳盐米之间，无一日之休，虽欲弃尘垢，解羁縻，自放于道德之场，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后知颜子之所以甘心贫贱，不肯求斗升之禄以自给者；良以其害于学故也。

嗟夫！士方其未闻大道，沉酣势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为乐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华而收其实，从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为大与生死之为变，而况其下者乎！故其乐也，足以易穷饿而不怨，虽南面之王不能加之，盖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区区欲磨洗浊污，睎圣贤之一，自视缺然，而欲庶几颜氏之乐，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为鲁司寇，下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

无所不可。彼盖达者之事，而非学者之所望也。

余既以谴来此，虽知桎梏之害而势不得去。独幸岁月之久，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休田里，治先人之敝庐，为环堵之室而居之，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元丰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山苏辙记。

〔注释〕①筠州：治所在高安（今属江西）。②颜子：颜回，孔子的学生。《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③抱关击柝：守关击梆，这里指守门打更的小吏。柝，巡夜者击以报更的木梆。这两句化用《孟子·万章下》：“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

〔鉴赏〕宋神宗元丰二年十二月，苏辙坐贬监筠州盐酒税。到任后他于十二月开辟听事堂之东为轩并“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然而监盐酒税是个位卑事烦，权轻责重的职位，再加上其他二吏“适皆罢去，事委于一”，他只能“昼出坐市区……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莫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终不能在东轩中怡情养性。设置东轩本来不易，更尴尬的是昼出夜归只能出入其旁，这不能不引起作者“哑然自笑”，而其中包含了多少无奈与叹息。题目虽名为“东轩记”，但并非一般的咏物记事之作，东轩是为修身养性而建的，而官务繁忙使安乐于轩中成为奢想，所以“东轩”实际上是作者重道，求道与行道精神的寄托，名为“东轩记”就是写他仕宦与学道的相互冲突、矛盾对立，借东轩来挥洒笔墨，抒发对仕、道关系的思考。

文章以虽设东轩而不能安享的无奈引发全文思想的探求，并以对颜渊安贫乐道人生追求的理解为线索牵合全篇，层层推理，以浅近自然的语言娓娓道来、发人深省。写颜渊先回忆自己少年读书时为孟子取禄自养的观点所迷惑，窃怪颜子以簞食瓢饮、居于陋巷而自得，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直到来筠州任所后无一日之休，才明白颜渊甘心贫苦的用心，即害怕致仕有碍于学道。通过古人以说理，从对比中表达出多年仕宦，官场蹭蹬的深刻体悟，“虽欲弃尘垢，解羁縻，自放于道德之场”而不能。由此作者进一步推理表

白自己鄙弃俗士，仰慕德者，崇敬达者，希望能“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杆，优游以忘其老”。这样既在结构上达到了首尾呼应，浑融完整的效果，又多次举例佐证，使文章形象生动，浅显平易。并且文章多次采用对比论证方法，如阐述学道之理的过程，以颜回悠游自在，不改其乐与自己疲于奔命，不能自放于道德之场相比照，既可见自己欲求道而不能的矛盾与无奈，又显出对颜回安贫固守的赞叹与仰慕，弘扬了古儒重道轻禄的传统。而从“未闻大道”者沉酣势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为乐”；“有德”者“从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为大与生死之为变”；“达者”“惟其所知遇，无所不可”的对比中则显出苏轼不同的态度，并以先贤为例，“欲磨洗浊污，晞圣贤之万一”。全文论事精确，修辞简严，且思想深刻，不愧为抒情言志的千古名篇。

武昌九曲亭记^①

子瞻迁于齐安^②，庐于江上^③。齐安无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诸山^④，陂陀蔓延，涧谷深密。中有浮图精舍，西曰西山，东曰寒谿。依山临壑，隐蔽松栌，萧然绝俗，车马之迹不至。每风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载酒，乘渔舟乱流^⑤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闻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穷山之深，力极而息，扫叶席草，酌酒相劳，意适忘反，往往留宿于山上。以此居齐安三年，不知其久也。

然将适西山，行于松柏之间，羊肠九曲而获少平，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有废亭焉，其遗址甚狭，不足以席众客。其旁古木数十，其大皆百围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一旦大风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据^⑥，亭得以广。子瞻与客入山

视之，笑曰：“兹欲以成吾亭耶？”遂相与营之。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具。子瞻于是最乐。

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方其得意，万物无以易之；及其既厌，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饮食，杂陈于前，要之一饱，而同委于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乐于是也。

〔注释〕①武昌：今湖北鄂城。九曲亭：《清一统志》云：“九曲亭在武昌县西九曲岭，为孙吴遗迹，宋苏轼重建，苏辙有记。”②齐安：即黄州，今湖北黄冈，与武昌隔江相望。③庐于江上：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苏轼贬谪黄州团练副使的第二年，他由定惠院迁居临皋亭，亭濒长江。④武昌诸山：指樊山，苏轼曾渡江游览。⑤乱流：江水横流。《诗·大雅·公刘》：“涉渭为乱。”孔颖达正义：“水以流为顺，横渡为乱。”自江北黄州皋亭至江南武昌樊口，正好横渡长江。⑥斥其所据：斥，开。这句意思是清除掉树所占据的地方。

〔鉴赏〕文章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也受株连坐贬筠州监盐酒税。患难之中，兄弟二人经常以诗文相唱和，互相激励，并不因宦途失意而怨天尤人。此文即苏辙应苏轼之命，为重建武昌九曲亭而作。这篇题记主要记叙了苏轼重修武昌九曲亭的由来，阐发苏轼“适意为悦”的思想情趣，表现苏轼能在政治失意之后于山水中自得其乐的旷放胸怀和洒脱风度。同时，在对苏轼处世态度与磊落品格的赞扬中也寄寓了作者同样的襟怀和意趣。

这篇题记构思精巧，以两条线索交错展开，相辅相成，牵合全篇，抒写怀抱，既抓住建亭的来龙去脉，又突出了苏轼情趣追求。先写苏轼游武昌诸山之乐，为下文建亭做铺垫；次写建亭经过，实承上文写此举上符天意，下遂人愿；最后以议论作结，写建亭的目的，颂扬苏轼“以适意为悦”的生活情趣，乐观旷放的人生态度和光明磊落的为人品格。全文语言凝炼精警，既惜墨如金

又用墨如泼，围绕主题，挥洒自如。如写西山，以“陂陀蔓延，涧谷深密”便见山势的绵延起伏，峭拔幽深，而“依山临壑，隐蔽松栎”则给山林增添了一抹遮天蔽日的神秘气氛，这样的氛围中自然使人倍觉远隔尘世的快意，为下文写苏轼与友人“酬酒相劳，意适忘反”做伏笔，延引出爱景，建亭。该文虽为题记，但文中人物形象的刻画生动形象，富于个性风采。如写于苏轼举步维艰中“幅巾迎笑”的友人，见出友谊的真挚、醇厚，充满人情暖意，使苏轼“居齐安三年，不知其久也”。而写苏轼久欲重修亭子，只交代“每至下，辄睥睨终日”与见树拔去之笑，就见其心思意趣及风趣豪爽的性格，使人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前人评苏轼多认为其“为文汪洋澹泊”，本文可见一斑，不仅写亭，而且跨越时空，于平易质朴中写武昌之游、少年之游，点明寄情山水之乐，富于哲理意味，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纡徐疏荡，情趣盎然，确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而其“言乐，因乎心而不因乎境。虽未道出孔颜之乐，而与子瞻《超然台》意，已两心相印矣”。

李格非

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今山东济南市）人。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中进士，哲宗时官太学，后曾任校书郎、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等职。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因涉及“党人”事被罢官。他早年致力于词章的创作，曾说：“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主张为文要“诚”，要“字字从肺肝出”。著有《礼记说》、《洛阳名园记》。

书《洛阳名园记》后

洛阳处天下之中，挟轂、澠之阻^①，当秦、陇之襟喉^②，而赵、魏之走集^③，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

之候^④也。

方唐贞观、开元^⑤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餘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⑥，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餘处矣。予故尝曰：“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

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⑦，欲退享此乐，得乐？唐之末路是矣！

〔注释〕①挟：挟持，依靠。穀(yáo)：山名，在今河南省洛宁县北，位于函谷关东端，地势险要。浍(miǎn)：在今河南省池县西，古代九塞之一。阻：险阻。②秦、陇：今陕西、甘肃一带地区。襟喉：衣襟与咽喉，比喻军事要害之地。③赵：今河北南部、山西东部、河南北部一带。魏：今山西西南部、河南北部一带。走集：边境上的堡垒。④候：征兆、迹象。⑤贞观、开元：分别为唐太宗、唐玄宗年号。⑥五季：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酷：激烈残酷的战争。⑦治忽：治理与怠忽，这里指国家的安定与混乱。

〔鉴赏〕《洛阳名园记》是一本以记述洛阳名园为主的专著，其中记录了王公贵族、僧侣名士的园林十九处。作者在记述这些名园后在书尾加上了这一篇评论性文章，这样便从单纯记述名园景致转到生发议论上来。

全文篇幅虽不很长，但内容却很有深度，发人深省。文章在第一段通过记述洛阳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即“盖四方必争之地也”，提出“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的观点；第二段，作者逐步推进，将洛阳之兴衰与洛阳名园之兴废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又进一步说明“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这一深刻见地。文章写到这里，作者作此《洛阳名园记》的目的昭然若揭，作者并非为了记园而作而是有其现实针对性，正如作者在下文所言，“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下文作者直接论述现实，提出“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作者对北宋时期公卿大夫的享乐之风进行了批判，并且指出如果一

味地享乐,就会如唐末五代的乱世那样“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矣”,那么整个国家便会灭亡,这在当时号称“大平盛世”的徽宗时期,似一个晴空霹雳,其振聋发聩的作用无疑很大,而不久后北宋靖康之难的历史事实证明李格非见解的深远与正确,这也使我们看到李格非身上体现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文章虽以洛阳名园入手,作者却能够采取“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手法,将隐含在名园背后的议论自然展开,起到借古鉴今,批判现实的目的,当然这也是历代有识之士所肩负的“文以明道”的历史任务的体现。文章在论证过程中层层推进,步步深入,把洛阳盛衰,名园废兴与国家存亡有机地统一起来,在自然的论述中达到深刻的现实目的。文章叙议结合,记叙五代末洛阳名园破败之景,为下文议论做了铺垫,使议论自然展开,文末富有警世性的议论,则把前文的记叙上升到理性的层次,使文章显得厚重有深度。

李清照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山东省济南)人。生于公元1084年,卒于公元1151年。父亲李格非是个颇有文才的官吏,丈夫赵明诚是有名的金石学家,也爱诗词。她在文艺学术气息非常浓厚的家庭里过着美满而闲适的生活。金兵南侵,毁灭了这种生活,南渡不久,丈夫病死,她后半生在孤寂、愁苦、颠沛流离中度过。李清照是我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女词人,前期词多写闺怨离愁和自然景物,内容比较狭窄;后期词在个人哀情愁绪的抒写中表达了国亡家破的痛苦,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她作词自成一家,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并善于采用口语,细腻地表现内心的感受,其在语言艺术上的独到之处可以和李煜相提并论,为后世留下很多不朽的名篇。今传《漱玉词》。

《金石录》后序

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①所著书也。取

上自三代^②，下迄五季^③，钟、鼎、甗、鬲、盘、匜、尊、敦之款识^④，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呜呼！自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⑤；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⑥？名虽不同，其惑一也。

余建中辛巳^⑦，始归赵氏。时先君^⑧作礼部员外郎，丞相^⑨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⑩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⑪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⑫，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⑬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练^⑭，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⑮之志。日就月将^⑯，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⑰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己。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⑱间，有人持徐熙^⑲《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⑳，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后屏居乡里十年^㉑，仰取俯拾，衣食有馀。连守两郡^㉒，竭其俸入以事铅槧^㉓。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㉔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㉕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㉖，关出卷帙^㉗。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僇栗^㉘。

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刊阙、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至靖康丙午岁^②，侯守淄川^③。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篋，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丁未^④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⑤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⑥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年。至东海，连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⑦。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馀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馀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建炎戊申^⑧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⑨，入姑孰^⑩，将卜居赣水上^⑪。夏五月，至池阳^⑫，被旨知湖州^⑬，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⑭，精神如虎，目光灿灿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⑮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去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⑯，病瘧^⑰。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瘧？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瘧且痢，病危在膏肓^⑱。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⑲。

葬毕，余无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宫^⑳，又传江当禁渡。